

311078

成都工学院图书馆

集簡書藝文基爾

譯夫逸樓

著基爾高

基本館藏





23
14;2

88

311078

高爾基文藝書簡集

高爾基著
樓逸夫譯

開明書店印行

高爾基文藝書集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

每冊定價四角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翻 譯 者	著 作 者
開 明 書 店	開 明 書 店 <small>上海福州路 代賣人范洗人</small>	穆 逸 夫	高 爾 基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P.) Y

爾



一
致安特列夫的信

致安特別夫

我對你的態度，華江是特，在本質上，在我的良心上，並無絲毫變更，一切都跟以前同樣；對於你，你是一個寶貴的人，一個有興味的人，而且我決不倦於對你抱新人的期待，我是相信你的才能，知道你的價值而且愛你的。我說這話，也並不是想掩飾我們友誼間的罅隙發生了的事——完全抹掉，或愈益蔓延開去——這已與我們無關。我所相信的，只是我們兩人總不會互相說謊，互相掩飾。

可是爲什麼發生了那樣的事呢？——現在先來談談吧。第一關於黑暗，你這作品使我很生氣，因爲你在那作品之中，從俄國的下層階級，奪去了他們宿命地負擔着的擔子。細心事實上像你所講的那種事，是不會發生的；不，這事件一定發生得更出色，更有人情。

味，更有意義比之停止當革命家，又害怕把這事對已對人言之的人，應該那位姑娘的地位要高得多；而且一般民衆的情緒，應該要明朗得多，人性對獸性的勝利，是應該有的。可是你同安那其派唱雙簧，使轟動的獸性，戰勝了人性。其次：我的手記也是叫人生氣的作品，第一，這和做桶 NN 的哲學，是完全合符節的；其次這裏有對人生的說教的態度在我看來是很意外的，和你不相似的說教。

我國的不幸，無疑地是因爲我們被濃郁的東洋之血所毒害。這種血，對我們原有的醜惡和怯懦，喚醒了消極的妄想的態度，又刺激了對於永久空間，一切高級的物質，自我完成及其他個人項事的欲望。不僅如此，我們以一個國民的地位，被我國各色各樣的無聊把戲弄得窘苦不堪，同時對於積極的堅執的努力，又完全無力。這是因爲頹廢於幻滅之中，喪失了希望，喪失了信心，從盲目的狂信轉向於虛無主義。這在我們之間，誰都如此，沒有一個例外，但是和這種歪曲人性，阻礙自由之成長，絕滅個性，解消能力的要不得的東西鬥爭，是比任何事物都更迫切。愛護俄國，認清其中潛伏之力，它的美和它的意識，它

的本來面目，——你這思想，我並非反對，但正因有這種思想，我更不能同意於我的日記，對於黑暗也一樣。

所謂名聲，是怎麼臭氣，你大概也有嗅一下的必要，不應該好好兒大嗅特嗅。嗅完之後趕快吐掉，踢開，閉走。——比這個更重要的，你得雇一個女傭人，要她是單純地懂得你是一個關懷萬人關懷世界的人，而且對於你，休息和舒服的場所是必要。那末這樣的一個女傭人，比名聲要有用得多，一定更叫你舒服得多。可是你，你做了名聲的俘虜了。梅列架可夫斯基，這只被人嘲笑了的跳蚤，現在收作「思想家」了，他說你向一猴兒手中，被擠進去了，這句話頗有點確實。當然，這句話，大概是哪一位聰明人對你懷惡意，在他耳朵裏悄悄告訴了他的，你猜我唸了這篇談你的文章作何感想，因為這篇文章的腔調簡直像對別人說了露骨的話，而自己卻軒起了耳朵去聽的那個老女丐。

自然我會狠狠地剝你一頓的，因為我愛文學；你如果也愛的話，——說了這樣的話，可不與時氣，但是這班每列架可夫斯基式的裁判官們，NN式的你的僕役們，以及以各

色各樣的方式談論着你的這班嘈雜的婢僕們，卻把我氣倒了。聽了他們那種噪刮的叫嚷，我抱着很大的痛心，確切地知道：他們馬上會把你出賣，毀傷你，叫你痛苦。

而且現在事實快會到來了，可是你，你卻自動前進，去順他們的勢頭。

俄國的作家，必須是堂堂的人，在俄國，除了作家以外，並沒有值得驚訝，值得低頭的人。——因此，俄國的作家，當粗陋骯髒的手去擁抱他時，必須大聲呵叱：——滾開！我深深知道，在我國的大地之上，我是怎樣的人。萊沃尼特呀，在我國的大地之上，你可以如此放言，因為把我國國土的創傷，變在自己的心頭而加以庇護的，確實是我們當作家的人，而且也因此，此庇護着國土的我們的心臟，正在被畜類的蹄子，無情地踐踏。——這個你該是知道的，可是你把自己和「流氓黨們」的距離縮短了一步，而且以此使文學的意義低落。我當然知道，除你之外，還有庫普林及其他許多同樣的人——其中大部分的人，也許說：——安特列夫做那那樣，那末我們也仿效吧！——在把你作藍本呢。

再者，你打電報給雅羅斯基，唉！我明明知道他的著作你一行都沒有唸過，而且你當

然沒有不知之理，這位醜態自得的「老頭兒」在俄國文壇中處着怎樣的地位；他替誰服務，可是愛業縹緲、雅羅斯基的「亞沃尼特」安特列夫。無論如何，這看來總是一幅憂鬱的戲畫。

而且安特列夫，他是甚或愛乃留爾斯基的，無論你有如何口實，他的把你惡評，是當然的事，你加入黨頭的「跳幫」而且你「糊塗」地把雅羅斯基當作值得你注目的人，這些事實，是令人不快的。這一切事實，可實在無法恭維。一切是——錯誤的聯環——慌亂的幹涉，是在降低自己於價值，減薄人們對你的注意之結果的。

但關於知識，現在再講也來不及，你關於K·P·庇亞忒尼茨基的批評，我也贊成，對的，他有病，那位強硬漢，內部在腐蝕起來了。你脫離知識，對我全不覺可惜，我只可惜這顆清純了「宋林」之手，他，我的地方也來過了，他的能力是有錢，至於頭腦，那簡直等於零。

現在談到我對你的態度，以及我從你所受的創傷。

可是這種話還是停止了的好吧？請隨你的便去解釋，不必一一商談的好吧？靠口頭是不能說服我的，直到現在為止，我從未被人說服，還是再來試一試，搜出一點新氣象來好麼，新氣象。

我比你更愛住在俄國，所以我不大相信「氣象的昂揚」；固然，造出這昂揚來，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光期待這「昂揚」；也許早幾年前期待更好些；可是誰不來打擊我們呢？想從外界，從旁邊找些刺激的情緒，明明證明了我們還沒有對自己鬥爭的自由的精神；而且在這裏，有着我們當面的任務；使就是結合起散漫了的精力，把這精力從疑惑、驚恐、無信任及其他之中解放出來。

這個工作——只消拿到手上——只消這一點，便可以把俄國文學重新回復於其本來的使命；把這個被各種「幫閒家」們降低了動搖了的使命，回復到原來的位。

連勃留梭夫那種曾為「純粹藝術」擁護的人們，也已開始談到詩與生活的分離了。——當然，自然的轉向，是必須等待的，但在這一點上，不消說我不是說「傾向」和「綱

領，而是說精神與氛氣；即人們在祖國的生活中，有點感到自己的孤獨了，不有些人還是痛感着呢。而且有些人，還理解着這孤獨的悲劇，這是意味着大眾已開始從永久，無盡之空閒，兩性之宿命地對立，以及從其他一切暗黑的事物中，向光明匍匐；他們已爲了經營值得爲人類的優美的生活的自己的權利，開始走向言論的自由。

人類——對此我現在還非常熱中，我雖然罵它，我依然傾倒於它——它是一個生手的惡徒面目，要是人類不是這樣懶惰，它一定會獲得運動的美。

但是——這一切相習已深的，說不問自的話，大概有面談一下的必要。

舉行大會際大會確實重要，不過開會以前，最好我們碰碰面，或是詳細寫一封信。舉行怎樣的大會，請寫信告訴我關於出席人，時期，場所及其他一切。

我覺得一定可以順利進行；固然我是無論何時何事，總是覺得都順順溜溜的。因此，這五年來我的生活，總是接連着使人悚然的滑稽的失敗，也因此內心志忑不寧。於是照例這些空中樓閣，拚命地寫，寫，是有趣的，而且在這樣的轉形中，是最合宜的。

與現代人^①已頗疏遠，所以起草那「宣言」並未參加，這一回事，務必請你明白。

● 安特列夫的作品發表於一九〇二年。

● 原發表於一九〇八年。

● 自護其傷之意。

● 頗諷刺。

● 同上。

① 安特列夫於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二日，在特列夫經過幾年的疏隔，寫信給高爾基，請去探聽相互間的關係，高爾基答覆道是「高爾基的復信」。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萊法尼特，你……你的信中每一句話，都發散着深厚的疏遠和隔閡的氣味。

不，我並不感到一疏遠，我想你也不會如此相信吧。

如果事實不然——如果你相信，而我也感到的話，「則大家一道攜手工作」的夢想，也都是謊話了，這是很明白的。

但是說到鬧鬧，也許有一部分近於事實，不過你不把駁斥我的信寄來，^①真無意義。這也許使我的胸頭有點難過，因為我不是用着頭腦，而且用着心愛你的。

我非常盼待你的小說。^②

只是說到那掛外魂靈們對活屍^③的吵鬧，真正可惡，而且在這吵鬧之中，社會——特別報紙對於L. N. ^④的完全缺乏尊敬，是多麼無恥地暴露了出來呀。

這場怒氣真把我氣傷了，它也在漸漸地把我征服。珍重，再會。

A. P.

① 前信以彼安特列夫覆一短簡，說他寫好一封長信但決計不寄了。——中譯者。

② 來信中曾道及沙西加·萊格列夫一長篇即將脫稿。——中譯者。

③ 托爾斯泰的戲劇。

④ 華沃·尼古拉維契，托爾斯泰教名及父親的縮寫。

「你從來沒有怨過我對你的坦白，而且現在也沒有怨我。」你這樣寫着，可是我覺得這話是不對的。十六年來到今天為止，我從來是作為一個專探聽他人的祕密者而生活的。這也有點像一隻眼睛看不見的指頭，指着我的額堂說：「這裏有一個垃圾堆。」我所聽到的話，畢竟有多少，我自己也不知道，而且要把這一切忘掉，也是多麼地困難呀。

一面，無論誰，我不會允許過他觸及我自己個人的生活，而且也不準備允許我——就是我所以縱使我心裏懷抱痛苦這和別人又有什麼關係呢。把自己的創傷給人家看，故意挖破了給人家看，故意挖出膿血來，把膿血去搽人，許多人都這樣幹的，特別是那位有毒的天才，我們的陀思退益夫斯基，是用着最噁人的方法幹了的，——可是這種行為，是醜惡的，而且，當然也是流毒於人的。

我們大家，——都不久要死去的，但是人世是——以後還要留着的。人世這東西，從來不止一次地讓我看見，而且叫我負荷許多罪惡和污穢，可是我現在也還厭惡着它所

有可厭惡的地方，而且予以拒絕；我從人世所接受的，是好的部分，因此我沒有一點理由要對它報復。而且有什麼理由，要把自己的醜惡的創痕露出來叫別人噁心，要窄緊了尖喉嚨刺傷別人的耳朵。

所謂「友誼關係」——照我們的理解——並不是互相顯露自己內面的醜惡與污穢。好，縱教不能完全廢除，可是留心着保守沉默，總是應該的。

說到現代寫寫東西的人物，最近更加使我討厭了。他們不穿褲子在大庭廣座中亂跑，翻筋斗給人看，悲傷地把自己的痛苦立場露出來給人世看而且他們之所以感到自己立場的痛苦，是因為不曉得自己應該安靜的場所。

你來信說：「你根據什麼裁判我的生活？」我決不裁判你的什麼生活，我只是談談你的文學，但這也只是談談，並不會裁判；我不過講了我所惱意的和不惱意的。

當我關心到怎樣的著作，生命比人長時，我就覺著作這東西，是比人更加有益，乃至更加有益的了。而且從一個凡俗的我看來，著作這東西，是比著作家的體面，更富於興味。

的——在這裏我以頭腦為問題，是因為現今的人們並不理解以心著作的方法。其實，所謂人世者，雖為各種的事物所支持，但此後，是隨其日漸的進步，將漸漸成為確實而可把握的。因此無論何人，如對人世硬抱着消極態度，便是我的敵人。我深信必須以我之一生，對人生對萬人取積極的態度，在這點上，不妨說我是一個狂信者。可是許多迷信於邪教徒虛無主義者伊凡·加拉馬紹夫●的狂妄的噁舌的人們，正發揮着卑俗不堪的議論，以人世為「冷酷的、無意義的、對人世「應抱否定的態度」。如果我當省長，我不殺革命家，我倒要把這班「否定態度的人」捉來弔頸。因為這種無用噁舌的邪教徒，對於我國，是比帶黑死病菌的耗子更加有害。

沙西加●看過了，這是失敗作品——沒有趣味而且嘈嘈噁噁。照我看來，寫得出色的，只有沙西加的妹子；你特別不加造作而寫的，只有她一個。你說對不對？但是沙西加卻造作得陳腐乏味，不過是一個俄國文學中早已嚼透了滋味的「優柔寡斷者」——是一身承受了「人世之罪惡」，而為其犧牲，負荷着不勝負荷的重擔；而且自動地跳進圈

套一般，不能脫卻自己的束縛，永遠生活於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中，毫無節制地噴着氣的小羊兒。

而且在日常之間，他完全不會運用自己的意志——他沒有運用的能力；他只是義務地受人強制，決沒有為自己運用的時候。

總之，你變得也太文學氣了，這便是說你的感情冷淡，只有一些嬌柔造作的東西。你說：「我所寫，所和，所感的一切，都是我個人體驗的所賜。」這句話你不是自欺麼？所感是置不論——在這裏沒有論及的餘裕——我怕你不能真正相信以為沙西加是你個人經驗的產物吧。這小說縱令說是填滿着俄國現實的各種事實——可是事實本身的說明和解釋，完全是文學氣的，便即是造作的，不是活的。如果你在擔任這件烏拉爾地方的強劫案的律師事務所裏，找到一份公訴書或最好是預審偵查記錄，來唸一唸，那也許還可以說一點「個人的經驗」。我以為在這些文件中，你或能明白地看出沙西加的全部生活環境，是如何的惡劣，葛納對一家，是如何的多餘者。現在我的地方，有一個人，頗熟

悉沙華茲基的中學生時代，而且和他的事業有關係；固然，個人的證言，因主觀的關係，也許不能認有大的價值，但是對付現實，像你這樣的態度，必須大加認真才好。

比方你被充軍到維爾時加去，那你一定會從你所說的冷靜的「海洋」●浮上來，擲上現實的礁石，大聲叫痛，發出人性的怒吼。

你與我互相分別了，以後再只會愈離愈遠，這倒並非因為我們之間不會發生私人關係的緣故，是更爲悲憤的。我們雖以爲相互間的私人關係仍有可能，其實是不對的。我們互相愛得極大遠了，我是所謂從俄國來的人物，同時也生活在橫野里；而且我不是一個階級。——按七年的伴侶不測，和古拉夫夫人●的分手，一定很爲難受吧，她實在是一個堂堂的女子，我現在還念着她，她的眼，她的笑容，以及笑容下的不大整齊的牙齒，還歷歷如在目前；牙齒不整齊，實在好看。

可是你的牙齒，這都好好兒的，長得漂亮齊整，所以反而覺得無趣味了。

請不要以爲我當自己是道德上的外科醫生，以爲人們從娘胎帶來的東西，可以自

由割去的。當然，這種事是沒有的。一個生來是圓鼻子，那末直到死他的鼻子還是圓的。我們大家都有一條天生的鼻子，這種事原不必大聲主張。可是，說到我的鼻子——那才是世界最敏銳的好鼻子。因為這條鼻子，到處都聞得出頹廢的氣味。

●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加拉索夫兄弟中之人物。——中譯者。

● 即沙西加·榮格萊夫。

● 安特列夫的中譯姓名，此處引用，故加引號。

● 與安特列夫離婚之妻。

中譯者記：——前第一信及此信，引我安特列夫甚大的誤會。於一九一二年三月十八日，有一封約六七千字的長信回覆高氏，疑高氏誤其被人救買，力加聲辯，並發了許多牢騷，把高氏痛罵了一頓。我們看了下面的簡短問答，非常驚異高氏對舊友容忍的深度。

4

萊沃尼特，你說我給你的信是狐疑的，是諷刺的，這些話完全不對。——在那信中並

無這類東西，而且也決不會有。

第二信中說到「坦白」的一切——也只是—般性質的不是對你，是對我國實生活中醜惡的特質而言的；即所謂「露出自己的創痕給人家看」云云——並非指你而言。別墅的人們——中華爾華拉也說過這話，而且我從那時以來，這句話差不多返覆覆說過幾十次。在論現代一篇隨感錄中也說過這句話。

我在頭腦中想到的所謂「坦白」——是誇張自己個人的痛苦，亦即一切俄國文學中的亂調。這是從有苦對生活投暗影的憤懣性質的，我們的基督教主義帶來的，在我國如托爾斯泰、陀思退益夫、斯基索洛皮沃夫——在現在——洛柴諾夫等基督教的擁護者所有的，而且也是對我們流了毒害的。

說到猶太的文化時，我也不曾把你放在念中。我沒有作妥當的說明，又忘了提到保惠爾·波波夫、歐洛華洛夫及其他關於此題的人，而舉出了洛司拉夫勒夫的名字，實在抱歉得很。在那文中我說及此事——這是關於那班街頭文士的；我說到了他們怎樣

地把大理想庸俗化了。我覺得關於此題，還須一說，那時一定不忘記把你所寫的猶太人明白區別；雖然在我以為這是並無多大關係的。

把勃洛克的作品載在知識上，此事作爲我之缺乏始終一貫性的例，是一個惡例。登載勃洛克的作品的是庇亞忒尼及基和米洛留傑夫。照我看來，還和從前一樣，以爲勃洛克的作品是不必登載的。但我不想阻止，因爲我與知識的關係，已經變更了。你要說我缺乏始終，還是另舉一個給洛柴諾夫寫信的例子好——這還有點意思，或是提出對夏獵賓的態度來，也許還好點，因爲這件事我正受人非難呢。

總之，你這封信，是一種莫名其妙的神經病腔調——不，事實上是粗暴的，我之用粗暴的腔調寫信，這是我的老脾氣，但是對於你，這種腔調是不大合適的。你生氣好像不是爲了我的信，是爲了論現代那篇文章，你一定沒有仔細讀那篇文章，你一定不是抱着成見讀的。

縱使我的信有點刺戟了你，可是比之你的信所答覆的「無禮」實在算不了什麼，

原來那真是一封駭人的胡說白道的信呢。

你寫得那樣莫名其妙，實使我不勝抱憾。——它縛住了我的手，把我對你的關係攪混亂了。如果以後我們的通信還繼續下去，——那或許從此我給你的信中，要不得不弄些「客套」了；可是，這種行徑，我實在幹不來。我覺得假如你對我的態度更誠實更坦白些，那些像這次那樣大的誤會是不會有的。

在有一封信中，我對你說過的話我還記着，我說：「我決不裁判你的生活，我只是談談你的文學，但這也只是談談，並不會裁判。」我提起雅新斯基的事是因為覺得像你這樣剛介的人，跟他去親近，有點反乎常情耳。

● 高爾基的戲劇——中譯者

● 高氏發表論現代文壇擁擠太文化安特列夫疑為指彼而言——中譯者

● 安氏信中，謂高爾基缺乏始終，平素素羅勃洛克，卻又將他的作品刊在和自己有關之雜誌上——

中譯者

● 高爾基給羅勃洛夫信中，亦提及安氏此信：——「我知道萊沃尼特生了我的氣，他寫了一封瘋狂

他信給我，我對他說，我不打算再和他通信，這實在不是聰明的辦法。我覺得他決不會從速改變態度。進了的湖裏爬出來，因為他不願意出來。其實說——他就在這個圈裏，他得解救。

5

萊沃尼特，我相信我們的通信，即使我們的關係弄得更加混亂。我們對於人世的一切意見實在相差太遠了。你的信，無論哪一封，我看了都想反駁。實在說——這甚至帶有獨斷論的性質。

論爭待見面了再談，還是這樣好點。

另附一信，是托我轉交的。

史德林堡是可痛惜的。●他實在是一位最好的叛徒。

● 係言史德林堡之死，高爾基對他評價甚高。

照我看來，作爲批評，可以這樣對你指摘。

約中未以撒姆生爲先知，他只是監視人，捨身獻神——不過是誓不受非行，不顯髮，不觸紅體而已。如果違了誓約，監視人——便有翦去自己頭髮的義務。「髮毛之力」有比喻之意，可以解釋爲對神守誓之意志力，而且應該如此解釋。

其次，聖經中及歷史中——據我的記憶——並未將舊約時代之先知與王政時代之先知發生交涉，故斷不能稱撒姆生爲先知，公僭或以色列王。

且撒姆生對猶太人之憎恨，亦不可理解，當舊約時代，猶太尙未成立爲一國家，只不過是壽生於死海與斐里斯東兩國之間白勒斯坦因河沿岸的一個猶太民族。

撒姆生的種族達諾民族，與猶太族相距甚遠，生活於沿西東城之約但河溪谷間，對於恐未相知，又未經交戰的猶太族，撒姆生有何理由憎恨呢？憤恨自己的種族是有可能的，但這是不允許的，如以色列代猶太，則比較好。我覺得這點是很重要的。

其他不甚重要的地方：

撒姆生的頭髮，剪成敘利亞式——是不可信，而且也不可能的。斐里斯東民族是敘利亞人，大概是從愛琴海沿岸移居於巴勒斯坦內的。所以他們是否在舊約時代採用敘利亞的風習，深為疑問。

當時一定會沒有鎧甲，只有硬甲。

玻璃有沒有也是疑問。

是否有猶太式的劍，也可疑。他們是遊牧民，以投石器及標槍為武器；我們只消聯想此後甚久的事實，大衛的戰爭，便可推知。

撒姆生沒有提起自己的達諾族，也沒有提起有妻，是可笑的。

我覺得頭兩幕寫得不壞，但第三幕有冗長之感，特別是從第五頁到第八頁。第四幕母親出場的場面，嘈囂得很；而第二場中撒姆生的獨白，叫人噁然，而且在此場中的撒姆生，不能不使我聯想到華西理·斐培斯基。

除了第一場與第三場，達理拉太不活動，是不是把她忘了呢？不，即在第三場中，你也有對她草率了事的傾向。

亞希梅留克問她二次：

——達理拉，這是真的麼？

——達理拉，你也如此麼？

可是她沒一句回答，而且連說白都沒有一個。

我執着不懂她，她肚子裏藏着什麼呢？僅僅是愛麼？這也太不明瞭，……我覺得該把她寫得明瞭些——那末，是後悔麼？——不消說，這也不對。倒該是對於達共與人世之罪惡的恐懼，以致——如果那位先知是我的愛人，而我把他征服了的話，——可是神爲什麼不使那位先知作我的愛人呢？——這種野心勃勃的夢才好。

而且爲什麼不把達理拉安置在與盲人及母親反對的地位？這個人物，我覺得太少戲劇性。

法老對達理拉的愛，要更加浮彫化才好。

迦理蘭說了許多怪話，我不以為觀眾和讀者，能懂得他的企圖。

→ 此信係謝爾基對安特列夫的戲劇帶練亞歷山大的批評帶練的體裁，在美國出版，俄國國內未發表。

7 致謝爾基及謝基 ●

親愛的華西耶·黎伏維契！

你的文章拜讀了，現在還囑回覆你的質問，那篇文章怎樣使我愜意？

不過我以為談一談我對萊沃尼特小說的意見，則我對你的回答，便要明瞭得多。

首先說到爲他一切著作之基調的，是什麼東西？——這便是帶着把人物從社會分離的傾向，安特列夫完全失掉了社會的本能，他極其不簡直跟動物一般的利己。但他對比沃成齊，以自己的缺點爲可恥，他爲了要替自己遮羞，爲自己辯護，對自己對他人，常

常嘗試證明同樣的——不，說得更正確些——永遠是唯一的命題：即生活是沒有意義的，因此人生所作爲的一切，都是沒有目的的，也即是人是生活的犧牲，並非其建築者；也非其主人公。

桀格列夫抱有廣大的意圖。我覺得他打算在這人的身上，顯出一個歷史的人物。可是這是我們早就熟悉的，那爲民衆的利益，以自己爲祭壇之犧牲的俄國知識分子的影子。而且這種傾向的母胎——是在拜占庭，即基督教主義沙西加·白果勤便是它的化身，而且也是陷落在俄國民衆現在所有的那個缺乏個性，混糊一片的環境之中。

這個環境，一旦將他收容，同時白果勤在民衆之間，便成了完全無用的廢物了，也即覺醒了桀格列夫的獸性，把他殺死了。於是這裏便證明了：犧牲是無益的，想將較高的創造的原理引入生活中的個人的努力，是沒有意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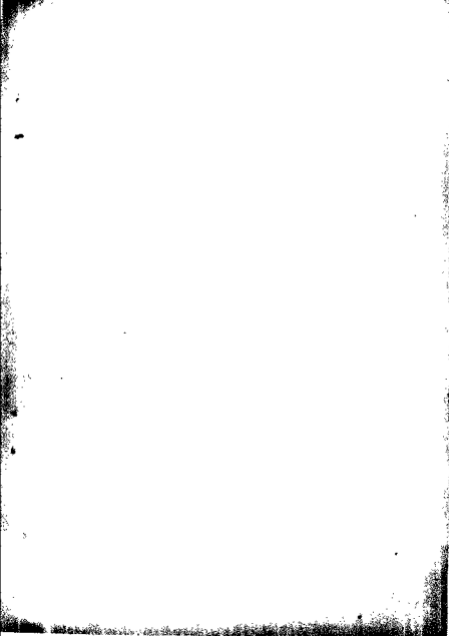
在沙西加中，只有他的妹子，是「不懷惡意」而寫的，顯出很優秀的成績，至於沙西加自身——那是木彫的偶像，是從來很多的典型。我把這話寫給萊沃尼特了。他是爲了

他的罪惡，獻身人世而為犧牲，負荷着不勝負荷的重擔，用不調和的聲音，永遠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之中，自動地接受了種種一般似則帶着嘆息的俄國文學中的小羊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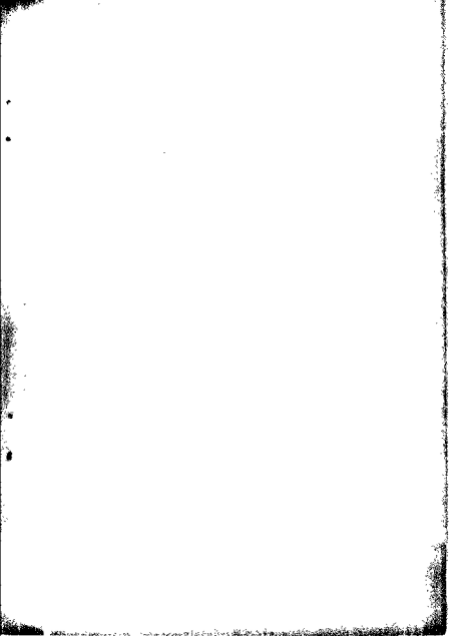
你的文章的根本思想，我不甚明瞭。西珂勃關於沙皮茲基的暴露，我以為不大正確。年私人關係上，知沙皮茲基的人們及他的朋友們，都反對西珂勃。據他說來，沙皮茲基是性情粗烈的、放蕩的、品甄更式的人物，總之，是很平凡的一個人。

安特列夫的小說中，使我最噁然的，是他的冷冰冰的感傷主義，也即是使用着「小的小的士墳墓」，「嗚咽的岸灘」，「幼木的森林」，「三角琴」等等的文句。我非常驚異你關心於這種甜頭，而且把鐵霍諾夫的憂苦和安特列夫的感傷主義，混而為一了。「冬天似的」這個字是古老俄語，你以為這字是現代俄國詩人所創造，是誤解了。

● 原書簡集的編者因此信可以他讀著更剛瞭解氏對安特列夫作品的意見，故收錄此處，倘有給羅謝乞夫對基的信，收在後面。



二 與外國作家的通信



霍普武曼致高爾基書。

全世界有教養的人們，都聽見了你的呼援的檄文。你說到萬惡的戰爭，追隨戰爭的人們，更因受了這戰爭的餘波，現在，人道主義的信仰完全瀕於危機了，這話是絕對正確的。被不自決的非人性的曠使所領導的諸種矛盾，愈益擾亂了世界；而且人們，不全人類，都似將隨萊林而趨於滅亡。

而我們德國人是被壓抑在這深淵絕底的國民。

因此次的戰爭而降於德國人民身上的天罰，是被處刑的人重新加刑。墓地的十字架之林，在這底下，正朽腐着多多少少英俊有為的青年，而這還是不夠使那些妄信者互相和解。但是假定每個人，每個民族，以至全體人類，都是循環地體驗着光明與黑暗的時間的，則我們就當期待緊跟於今日的黑暗的，一定是光明。尊敬的瑪克辛·高爾基，縱使

要咬緊了牙齒，我們不是也應該堅決抱持對這未來光明之信仰麼？也許它比我們所想的更快。而你的光焰萬丈的檄文，一定有力從這貧窮的喋血的土壤，重新引起你所說的「創造」之力和諸民族間的人道主義。

這道強烈的光芒，將重新使人道主義的枯木甦生。而且在這樹木的抄頭，一定將爲俄難民的幅員，成爲全世界的福祉，抽出鮮豔的新綠。

是的，我懷感這希望決不會空空完結的善之原爲人類所固有，亦猶樹木雖然際寒，雖在冰天雪地凋盡了小枝，而依然潛藏着吐青的力量。

所以我可以如此斷言，一切有教養的人們，都傾聽了你的熱烈的檄告，而且是從衷心地傾聽了的。因此這個回答，並不是一個空洞的問答，愈是能建立和平，愈是能征服飢寒與病斃，人類由愈是能更深地洗淨自己的靈魂。

雖然在痛苦疲憊之中而永遠伸着救援之手的德意志人民，他們是深深地爲這通從東方來的檄文所感動了，而且，我也敢這樣地奉覆德意志的人民和政府，在想作切實

援助的嚴肅的希望上，是完全一致的。

該哈爾特·霍普曼

● 一九二二年蘇聯大飢饉時，高爾基向全世界發出呼援的檄文，此信是霍普曼的回覆。

蕭伯納致高爾基信。

譯者：

茲奉上請帖一紙，我覺得我必須附上我的深切的熱望，在莎士比亞紀念集之中，如果能夠獲得俄羅斯最著名的作家，你的名銜放在一起，這實在是無上的滿足。縱使怎樣簡短，如承寄賜衷心拜啟。

敬具。

瑪克辛·高爾基先生

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九日

B·蕭

● 此信係作於海士比亞四百年紀念時。

高爾基致蕭伯納信。

尊敬的伯納特·蕭！

在滅亡着我們這地球上最活動最富有創造力的萬千人們的瘋狂的戰爭所引起的熱狂的漩渦之外，唯您能屹然獨立，這個高興的傳聞，達到我的耳裏了。

如果您允許我以白直陳，我便想如此訴述，因這個世界的破滅瞎了眼，聾了耳的歐洲人中，能夠見到作為最英勇的人們之一的您，是我所意想不到的。安格羅·撒克遜的懷疑論，確實是發明了這個世界的最優秀的事物之一，因為大家都說，這差不多是由您播種於全世界的，大概這對於您，對於蕭一定是最高程度的天稟。

請不要以爲這些話說得不合時宜，因爲我對於您的敬意和感激，結果乃使我說了這樣的話。

我有一件事誠向你請求，請求你務必爲我和我的同志國際主義所辦的雜誌，寄一篇文章來，最好是關於現代英國情勢的意見，以及對於英吉利將來的意見和觀察。您是一位社會主義者，您當然很明白人類的某一部分現在正需要着什麼？我所謂某一部分，是指以社會主義的理想主義光照其精神力的人們，以及雖在現在這樣的條件下，不準備放棄其改變生活之希望，反以這些恐怖條件的刺激，更加堅定了今後再不能繼續這種生活法的信心的人們。

親愛的蕭呀，請救救我們俄國人，請在我們同胞的頭腦中，投射光明——而且這也將是你現在所做的不朽的事業之一。

文章請寄施鵝章霍姆的我的寓所。

如有條件，請示知。敬具。

高爾基致蕭伯納的信

親愛的伯納特·蕭

我因病——扁桃腺炎——不能來莫斯科緊握您的手——這雙勇敢的戰士之手，也是最有天才的手。實屬不勝遺憾。您已經活了一世紀的四分之三了，而且您用了您的英俊敏銳的天才，向人類的保守主義與惡俗，投以巨大的鐵錘的次數，幾已不可枚舉。現在我知道您在這個最會視您的國家，在對嘲罵您的世界開始了偉大的鬥爭。領導這鬥爭到達於成功，而未來必獲勝利的人們之中，度過您的第七十五年的生日，我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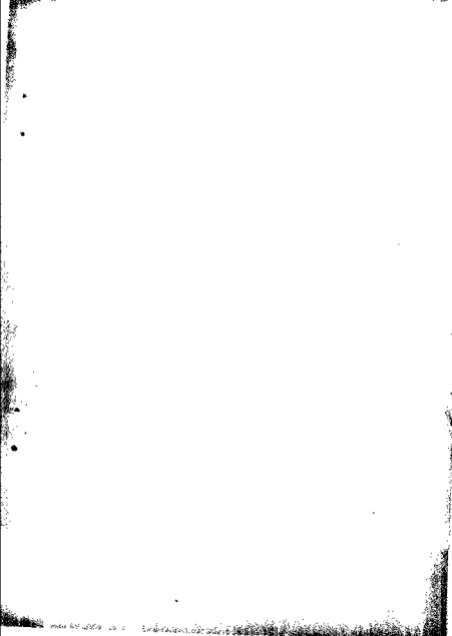
● 此信作於世界大戰正劇時，當時高氏與年刊關係甚密，年刊中有海外欄，每期登載外國作家的文章，此時蕭伯納方發表戰時之常識，為全世界所矚目，故高氏特致書為年刊之稿。

● 即年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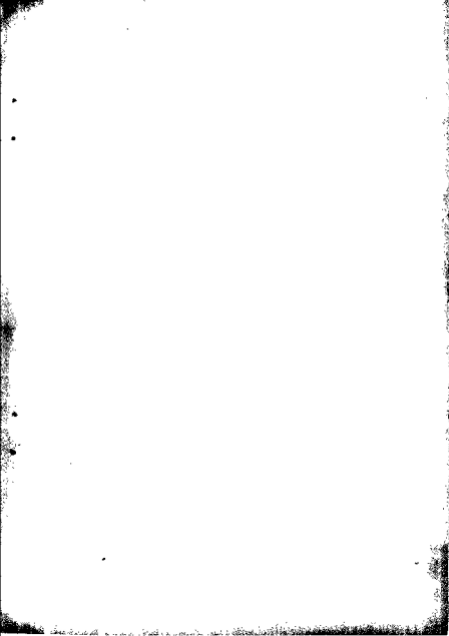
勝欣慰之下。

瑪克辛·高爾基

● 一九三一年七月，高氏遊歷蘇聯時，高爾基給他的信，信曾發表於此年七月、十一月發行的
理報及新聞報。



三 致批評家及作家的信



致愛蓮斯·格凱兒女士。

(一九一五年)

夫人，

馬奴希娜君交來您的一包詩稿，要我批評評著的文學價值，並要我發表關於您的詩集出版時機的意見。

現在我答覆你——照我的意思，出詩集似乎還早。

您確有才能，我決不否認，但這才能對於其自己的形式與方向，尚未發見。換言之，即我以為您似乎還未明白把握住自己、自己的個性。您的心影，在此並未明白顯露。只不過在很少的幾首詩中，可以隱約看出您和其他詩人過於聰明過於博覽多識的詩人們不同的地方。

但是您的詩中大部分，和現代詩的大部分一樣，是從智性出發，從文學出發——而日不客氣地說，是從時好出發的。

真的詩——永遠是心的詩，永遠是心的歌詠。雖偶然也有哲學成分，但大體地說，發議論總是不可少的。

例如我這首詩，在您的詩中，頗有這科文學的「套頭」，許多唯美派的先生們，就用了這種套頭去寫了俄國詩，活潑了俄國的語言。這種套頭在俄國受表現的時候，完全不露形迹，這中會更有意味，不能傳達這味的「好的」音樂，而常常破壞了韻律，變成了頑固的刻板和主義。除了激諷君臣的詩——無論何時看來總像一個巴黎裝的加爾迦地方，的招牌九等文官，原來他們還不懂怎樣穿戴，才不使自己顯得太蹩腳。

夫人，請好好記着我的話吧。這所謂套頭主義——到底只是借來衣衫，只是法蘭西優美精神的東施效顰——這原來只有法國人才能產生，我國的那些唯美派，畢竟是杜撰不出來的。俄國的詩人雖然化了不少氣力，去仿效克羅台爾、波爾、福爾及其他抱有

風格之人，而結果都是白費氣力，正證明了我的話。我就覺得你也還沒有深切感到所謂自己的風格。

在同一詩中，兩句完全不同的話互相碰頭時，例如非俄語的「光輝」一語，和俄語的「臭蟲」一語碰在一起，我要說這豈是沒有風格的，也就是缺乏統一的。照我的意思，這種不同的言語一起使用，只在諷刺中才被允許，如波特萊爾的諷刺便是。

此外如別離一詩中所見的那種悲觀主義——大體地說——是廉價的悲觀主義，已是使人厭惡，這在我們俄羅斯人是始為朴素而粗鹵，已經成了濫調的，經過考試的東西了。在我們俄國，所謂社會的悲觀主義，很是普及，至於哲學的悲觀主義之感覺，則因我國文化的年青，還沒有成長，也因此我們哲學上的悲觀主義，是一貫地文學的，但所謂詩，本來就該盡力不使與文學、教授法及其他發生關係——必須與智性分離。

我毫無隱藏地把這些話對您盡說，在我也不大愉快——我是不願使人悲觀的，但是我不能說別的話。

請作爲一個嚴肅的問題而接受吧，因爲這是我對您的嚴肅的態度，同時也要求您對自己的嚴肅。

● V. F. 愛澤斯·赫爾吧——女詩人及翻譯家。

致勃拉意·羅夫斯基

尊著拜讀，使我深感興味之處甚多。只是照我看來，您作爲一個詩人，是太於理性，太愛作冷靜的判斷。在您的詩中，幾乎可以說沒有一首不承著您自己所定義的「無血氣之懷疑主義」，「無血氣之懷疑主義」是無力的，無聯的。原來懷疑主義，我以爲有下列兩種形式，一種是英俊有爲的懷疑主義，即由休謨作爲極好的表現的懷疑主義，另一種精神之盲目與怠惰的懷疑主義。我以爲是深中於我們俄國人的骨髓裏的——便是這種懷疑主義。但後者似乎可說是一種病患，有與之徹底鬥爭的必要，要不然，縱使您如何感

到「生爲男兒之意義」而「從容地對廣泛之題目的期望」也必將棄您而去。

生而比我們更有智慧，我們比我們自己所想的更優，而且我也覺得史賓諾塞所說的話，比夏曼沙僧侶等所說更近於真理，是不容疑義的固然，這並非指該自特·史賓諾塞個人，而是指在他的著作中所具體化了幾分的理性與意識的方向，今日否定科學與實驗之風氣，所以流行，但我以爲這是沒意義的可笑的把戲。——所謂學問，可說是我們這世界上唯一之進步。——而所謂哲學的詩，雖有少數的例外，我總覺得沒有興味。——因我以其教學，祇學一種是枯燥無味的，而您如果在詩中耽溺於思索，我便反對您。

羅慈全篇，極寫出了與此後的詩中所見的完全不同的您，我是舊式趣味的人，不大懂得您的詩的形式，但看了一十一月「花電燈」、「狐狸似的」、「刻出的」這種韻，我很有氣，您應該明白這俄語是出色的，而且音樂性的國語。您難道會不尊視「一切從古代遺留的言語」麼，而且您也能懂得正確地加上輕重，照實敍說的。例如下列的句子，表現得很好：

這張很像法蘭西斯·彌姆的

戲善人的沒生氣的臉。

這句又美臉又妥貼至於「紅寶石般的瀟灑灑的眼，三大題目的難消的焦燥，鞭子似的使這匹小馬不安——」使人厭悶——等等的語句，我以為是不大妥當的。您有許多嬌柔造作的句子，有些句子，我所認為遺憾的，只是您太致力於在自己的理性上，披上時髦的衣衫，打扮得會華雅都這一點。

不！我對自己的才能更嚴格，更直接，更照實地去看才好。——是則必能對此現在您所做的工作中更如的事來發揮您的才能。

恐怕我是作了許多太不客氣的批評了，請勿見怪。

致葛列賓西乞可夫

1

親愛的葛列賓西乞可夫君：

請您原諒，我記不起您的名字了。

此次我參加現代人、作歐格尼·亞歷克山大洛維契、略茲基的共同編輯，擔任文藝欄，因此請求您可否為這個雜誌寫一個短篇。

稿請寄交武庫，最遲能於十二月初交到。

再請問一九一二年現代世界中作短篇小說的N·馬特維葉夫這西伯利亞人，您認識否？

即非私人相識，如知道，請示知通訊處，近況佳否？

一九一二年新曆十月二日——舊曆九月十九日。

於加波里。

葛列賓西乞可夫，大目所集，特米武果業雜誌，葛列賓西乞可夫，一八八二年生於托博爾斯克，馬島。

身以阿·哈克之筆名見知於世初寄稿於西伯利亞報章後在高氏所編現代人年刊等發表短篇。

2

親愛的高·特米或里·葉維契！

白國中間頭的文章寫得有點跑野馬了，我想如能盡量壓縮，一定很好；這個短篇縮短了一些很好大體上——有趣是有趣的，只是頗有些地方——有點太人種學的世態風俗——因為是寫「白國」的材料——在這裏更加重要的是使讀者的我能夠從這地方的世態風俗清楚看出世界的，即人類一般的世態風俗。

我們作家畢竟常常爲着什麼痛心悲苦呢？

我們「不錯你是唯一者」但是你不是願望向全世界宣說你的悲哀、痛苦、希望、欲求這一些，——無論到世界的何處，都是同樣的麼？

現在您是站在一個高度上，正因此高度，才覺得白對魯培克（白對魯培克汗國，

小說名)的生活,與您,我有教養的法蘭西人及其他等等人的生活,有同樣的興味而且含有教訓。

可是曾作許多地方,寫得非常草率——例如十三頁、十六頁、十八頁、二十六頁等等。如「效果」及其他一般非俄國的語言,在這短篇中是全然不適當的。此外一般地說:「最好學習寫得短。四十一頁中有一『』」這個音節的,我發見了十一個,這不大好,也單調。

改訂之後,原稿請寄交現代人的I. A. 略茲是。

你似乎急着出單行本,我則以為還是稍稍遲點好,目今對於文學作品的形式要求很高,縱能出版,其成功似亦困難。

登載「長篇的梗概」我以為可以不必——把這登載了,會滅殺您以後要寫的小說的說不定批評家會說您同一內容寫二次。

有什麼性急的必要呢?

愉快。
假如到加波里來，我也很高興；您來，對我們兩人都得益，而且對於我，還不僅得益。

好，再談，請珍重。

祝你成功。但成功是不能追求的，必須讓它自然而然而落到您的肩頭。落來之後，您再開始來真正地重視這成功就好了。

再談。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七日

在加波里。

寫稿時請留餘白，為訂正評註之用，不要寫得那麼密密的，累排字工人和校對受苦。

● 小說白對魯塔克汗國——載於一九二三年現代人第一號。

一九一三年二月

親愛的喬琪君——我又把您的父稱忘了請原諒。因為昨天從早上九點直到夜半三點，忙着同客人談話，從俄國來了一大批客人，把我纏住了，談的話又涉及種種題目，雜亂得不堪……也講到了西伯利亞——因此頭腦有點疲乏了。

上貴族非常難得，我覺得這樣的作品只有您能寫，不惟我一個人這樣想。

關於波爾飛洛夫，可以如此說吧：——我現在還沒靜心下來看他的詩的餘裕。

春門諾夫的短篇，記得是登在現代人夏季特輯的那一號裏的，現在我不大清楚了，等過幾天查明白了再告訴您。

希米洛夫斯基——很有趣；如果他準備寫西伯利亞作家的文學史梗概，這在現代人自然很高興。

大體說，我們很需要地方作家，只是要他們的工作盡可能能有連貫的完整性，並不要提出像V·愛奴問他是不是和L·略茲基相繼之類的質問。我想您一定很明

自大家合聲兒響出來的聲音是響得很刺耳的。

假如可能的話，由我來擔任描寫 V·愛奴青的性格好麼？那是我感謝的。

拿阿爾泰山我怕不行，我從來不遊山玩水，我是命定伏在寫字檯上的人，連躺倒牀上的功夫，都不大有。

我們是生活有一個非常艱苦的時代，在這時代，力強的組織化的工作，是當面的急務。我們必須精神的地——組織俄羅斯。——這個工作，從來沒有人認真幹過，是當面的急務。因為俄國要是不能組織成統一的全體，則在須臾之間以強力建造的這座木造的大廈，將會無情無理地——在恐怖與暴力之中逐漸毀壞。

您有沒有聽到過一次有誰從心坎裏喊出「俄羅斯萬歲」的？我活到四十五歲了，我可一次也不會聽到過這種的喊聲，而且此後一時之間，怕還不能聽到——多麼要命呀！——我們的人民，是沒有心肝的吶。

我不是國家主義者也不是愛國主義者，不必另外加什麼引號，無論在何種意義

上，確實都不是愛國主義者，但是人家化了整千年的工夫，建造了這個大得邪氣的國家，這的確是事實，那末，以後將怎樣呢？

到今天為止，我們還沒有一件可以稱為世界的全人類的事業，即所謂靠着他人的心算過活，可是現在終於發生了改造自來惡劣的國內事業的必要了。即爲了祝福在這地球上建立光明歡喜與自由的生活的這個全人類的愉快的事業，勇糾糾地跑到街頭上去，這事業就成爲必要了。

您還年富力強，也知道愛自己的國上，希望着自己國上中的福祉，光明與自由，我想您一定能夠接受我的話。

不要相信懶鬼們的話，不要害怕把自己作犧牲，——只有以自己強力的理性與意志，——圖謀自己生活的幸福，——那您便會開始感覺到對於一切生命，自己是多麼地必要，而且最沒有比感到自己在地土之必要更大的幸福了。

致柴哈羅夫

謹啓者：

對於您的詢問，我不曉得能不能給作出分滿意的答覆。實因：恕我極不客氣地說，您的問題是有點混亂的。

例如第一問題：

應用這種「技術」，我想您怕還沒有唸過戰爭與和平、福洛貝爾的作品、萊·吉訶德以至涅濟達、流記吧，而且我也以為您還不能在拿到手上的第一本書中，看出好處來吧。從這種和妨礙腸胃的老饕大量飲食一般的奇怪的讀法，到底有什麼用處呢？

一大體要讀多少書，對這問題只能如此回答，看能力如何？愛好的程度如何？盡可能多讀，也許更適當。

「對此職業，是否需有適宜的生活。如現在我所從事的教職，暫不放棄，是否有礙？」讀書是需要時間和孤獨的，例如我在童年時代，是每天晚上在暖炕上看書的，須不讓人看見，而且要使第二天早上，不因看書挨打，必須用毯子遮住燈光。有時躲在桌子底下，有時躲在無人的浴室中，用東西遮住了光，不讓漏出去，那樣看書反而好些，不過您大概不消如此費神吧，那在坐在桌子邊讀吧！

「請指教利用書本所得的方法」——您這麼說，我可有點為難，我不知您說的是什麼意思。只有一言忠告，讀的東西尚未完全了解之前，切勿胡亂引用，冒他人的思想為己物，還是不幹的好。

「文學的前途如何？」——這不是我所知道的，對於豫言的趣味，我可不大發達。有人說文學是非工人的一種新型的被壓迫者之最後的避難所，您對這意見抱什麼態度？」——對此種意見，可以取否定的態度，像手工技藝一般對付文學是一種狂妄，也是卑劣。服務於神——這不能稱為職業，因為這是需要精神與熱愛的。何況文學是

對連神都能創造的人類的服務。

因此如果此種「非工人們」爲了掙點手工錢跑到文學範圍中來——便可以斷定的說，將來只會變成商品化的無名譽的文學。

應該讀些什麼？

首先我勸你從歷史開始。歷史中須從古代史家海洛杜思、赫基紀忒、李維、泰西祇等的一曆史的文獻們一開始，然後到蒙孫、基達等人。這些人們一定會指導您以他們爲旅行而閱讀的必要，而且會把您引導到真正的自己。

最切要的，便是在這錯雜的史實中發見自己，而且使自己的意志並行於創造全人類類的善的事業之意志，對立於妨礙這充滿人生之意義的偉大的創造的意志。

致士僕夫斯基

(一九一五年之初)

您很有進步，此次之詩，品格也高了，變化也多了。無論哪一點，都比以前好。韻律也富於變化，更加豐富了。可喜可賀！不過在您的詩中，有些地方，還缺欠言語的流暢，留有生硬晦澀之處——這種地方必須完全克服、排斥。

您的詩中，再作着「蹙蹙似的笑」——這是不自然不適當的。

澈夜孤塔

風波驟野之聲

發出空虛的叫喚

那新編的聲昔

那末亦說——

「夜已在野地裏凍結了麼。」

這裏所歌詠的是狂風之夜，而且是尙未凍結之夜，一看就明白了，則用「風渡」便嫌拙劣了。

不過，大體說，我覺得您非常進步了，吹過那野的猛烈的風雪一詩，您如同意，我想送登神歌中。

此外還有一點想說的，您的詩內容貧乏單調，您太耽溺於風景畫中了——這個對您並非無好處。詩人——是反響，他必須呼應一切響聲，一切生活的叫喊，您須更擴大對生活之興味，不要忘記，除了風景畫之外，還有風俗畫呢。

致伊凡諾夫。

1

謹啓者：

您不妨試致力於嚴肅的社會政治的諷刺文學。

可否寫一篇不很長的小品，爲革新後現代人諧諷諷刺欄之用。

如承允許，原稿請寄加波里我處。

一九二二年新曆十月十二日

舊曆九月十九日

於加波里。

● 一九二二年秋，亞歷克山大洛維契承現代人文藝欄，給伊凡諾夫二信，即存於此時。

2

(一九二二年十月)

曾稿兩篇，早經收到，讀後即轉交歐裏尼·亞歷克山大洛維契·略茲基酌用。請您恕我不客氣說。

兩個小品，都似失敗，第一篇受歌爾蒲諾夫的影響太深，後者雖有獨白之處，但只有敘述沒有描寫，您必須使氣氛更暢快一些。十月黨員，省長等等一般現在很普遍的人物，對您也許早已失掉興味覺得頭痛了，但您應該還有您自己的東西，更深刻更生動地感動您的另外的東西。

您要能找到這樣的題目，無疑地您一定能夠對這題目發見您自己的形式和語言。我不是說謊話裝客氣，我是很盡心地看您的作品的，而且我深信您有力寫出更好更深刻，更圓潤的作品，比之現在所寫的。

不要性急，靜靜地思考一下，您必須以更自由的方法，試作更嚴肅的題目，而且也是可以試一試的時候了。

班末，我希望您成功，並信任我的話。

再者被吵鬧在減的人——這個題目很好。

您不覺俄國國內的外人可笑麼？

您試一試，寫些猶太人、韃靼人、芬蘭人、亞美尼亞人等等的親密的會話。大家心裏不安，會集在一起，坐在什麼地方，很熱鬧地大家談論誰備受了怎樣的侮辱。一個俄國人在旁點點頭，沉默了好久聽完了他們的話，突然吐出了一句話，這句話，在這場熱鬧完結之後，一直存留在他腦中，拂拭不去。

當然我不是替您出主意，只是爲了引起您的興緻，講講我所想到的一點而已。

致喀納里遜的信

(一九一一年)

您似乎還不大懂得詩，對俄文也不大精通，同時也沒好好念過俄國詩人的作品。我忠告您，您還是不要寫詩的好，照現在看，您並無詩才。

致略潑采夫

A·沛西瓦夫

我記得我已經告訴過您，書寄出了，又爲了供您修學，替您定了一份生活問題雜誌……

不過，總之您似乎不大諳書。要熟練俄文，必須多讀屠格涅夫、乞訶夫、科羅薩珂他們的作品。所以我送了利羅種刊的書給您。屠格涅夫的書，我想尼齊尼的舊書店裏，也容易找到的。這些作家們的作品，留園雜誌的附錄中也有，大概不化多錢可以買到。

批評家方面，須念白林斯基和陀勃洛留波夫的著作。這些都需要讀，至於伊士馬洛夫沒有意思，對他的著作，須加考慮。

賈弗里特的語言的痛苦，由斯威托契社出版，定價二十哥貝，此書甚好，必須一讀。

請先讀紹洛泰勒夫的俄國文學史概要兩冊（全一卷）及古代文學兩卷（從乞夫到托爾斯泰），然後再讀齊弗里特的書，紹洛泰勒夫的書，每冊各五十頁。最好還買一本克留乞夫斯基俄國史概要。

您的傳稿，我給您評法過了，不過現在還未交出，努力寫作吧，不必急忙看想發表。

一九二二年新曆一月三十日。

於加波里。

致黎伏夫·羅迦乞夫斯基。

1

親愛的華西理·黎伏維契！

我有信寄彼得堡，對於活言報的態度，已在該信中道及，我所以允許寄稿該報，

如諾應摩拉雪夫之請，寧說是爲了您和彭契·蒲魯葉維契的希望，因此既然見了第三十二號所發表那樣的論文，我以爲我有權希望您和 V. D. 彭契·蒲魯葉維契不要迴避對他們作公然的抗議。

可是您還在謗毀我的報紙上投着稿——如第三十三號中發表的您關於活屍的文章。

華西理·黎伏維契請您細細想一想您對我的及對自己的態度。恕我不客氣地說：照我看來，您對自己的態度，以及對我的態度，似乎都有點過分。

您要看一看科什麥金第四部，我可以這樣回答您。這本我的年代記的最終篇——約模有十三板。現在正在印刷中，大概不久可以出版。

您以爲「關於我有重新書寫」的必要，那自然聽您的便，不過您要我幫助你，這在我是並非樂意的事。

對於讀者的意見，我是盡可能傾聽的，以後還打算傾聽，可是所謂「批評」這東西，

從來沒有對我教示過什麼，而且我是絕沒有興味的。

批評家要有引起讀者注意的權利，必須有勝於讀者的才能，要比作家更明瞭本國的歷史，本國民衆的生活方式——大體在文學上必須站於比作家較高的地位。

我所以告訴您這件事，實有一個確固的目的：每次您要寫到我的時候，您總要預先向我洩漏自己的意思而且常常問我要一最近的作品。——華西理·黎伏維契，對此我不愉快。這就是我所以要說明關於自己的批評的我的意見，使寫批評之您，明瞭我的態度。您的評論總是嘈雜不清，而且缺乏作爲讀者的我當然要向批評家要求的有價值的內容——亦即缺乏歷史及俄國文學與其傳統之力的知識，同時關於下述的事項，缺乏優美地表現的手段。這些傳統怎樣由社會事情而發生及繼續變化，這些變化有多少是適當的，在什麼地方纏着不自然的部分；而且最後在現代文學中，究竟何者於社會於民衆爲有害，何者爲有益。

華西理·黎伏維契，我決不想使您不快，我只是想對您進一忠告——繼續寫，而且

要教育他人，必須分外謹慎。

可是您的活言報，好久以來就中傷着我，這是多麼卑劣呀！這是對作家對人類的多麼殘酷多麼野蠻的觀察方法呀！而且他們又多麼缺乏對自己的尊敬呢？

● 葉爾士·德與文藝界（二八七四——一九三〇）自學生時代開始參加九十年之革命運動。

● 一九三〇年，在文藝界雜誌上發表關於文藝界的評論，並說他是一個文學批評家，也是現代文學的批評家。

2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

您們——現代世界的人們——畢竟以什麼理由，對現代的批評，差不多完全不加注意？您們看過了新生活八月號所載加特敏的文章麼？您們注意到他對托爾斯泰及塞夫曼的態度麼？還有伊士馬洛夫的托爾斯泰觀，A·克拉嫩的關於俄國文學的意見，您

們以爲怎樣呢？

創刊號上最有興味的，是茨培洛維契的一篇，其次爲威爾霍司坦斯基、阿達木夫的文章。譯著雙方均佳。此外，梭拉斐摩維支的用語不大好。皮亞里克的短篇已介紹給米洛留僕夫，他正在編知識的選集，同時又籌備新雜誌盟約；其他還有雜誌要創刊，如伊凡諾夫、拉種尼克的雜誌，及安菲德洛夫的報道。第四號約秋天出版。對於這許多新雜誌，您也該慎重考慮一下，再與接近。

莫洛紹夫致高爾基

1

尊敬的亞歷克舍·瑪克辛維支先生！

請伊先生爲我國最大的作家，特奇和拙詩請求教正。我從未以自己的詩，求教於其

他作家同時也無處可送（因一般作家大概都忙）他們對於「獨學者」的我們，是沒有工夫來顧問的。不過我的詩中恐怕有很多疏忽和缺點，因我只在鄉村學校中受很少的教育，請您不要過深的責備。

我是出生喀山的農民，今年二十七歲，自離開村中學校後即從事農作，有一時在衙門中當過司書，後入軍隊，軍役滿後，在地方法院及鐵路上做過事。最近方離開鐵路，找尋職業。如蒙先生不吝批評，曷勝欣幸。我愛好普式庚派的古典詩歌。現在文壇上頹廢派及摩登主義派似向有勢力，不過我是反對的。我沒有文學上的知己。要「投身文壇」如無著名人物的提攜與教示，頗為困難，但我的寫作，完全出發於對藝術的愛好，因此不敢希望能有如何了不起的作品。冒瀆甚罪，乞諒。

1. 莫洛紹夫

莫斯科 麥斯尼茲基·華洛泰 飛茲納爾——迦里納爾事務所。

伊凡·彼得洛維契·魯加乞夫轉

2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尊敬的亞歷克舍·瑪克辛維支先生！

今年三月間奉上詩稿數篇，承先生惠錫批評，並寄下論獨學者一文，實不知如何感謝。先生還叫我念日里蒙特·勃留索夫的詩。現在我又呈上詩稿七篇，仰乞教示；冒瀆之處，務請原諒。——我知道有很多的獨學者，在麻煩着您，——這大概也是先生的命運——那末，對這幾首詩，也請批評一下，並且請您不要客氣——我決不會生氣的。

其中奧留爾一首，如慚尊意，即獻給先生，甚望能在任何雜誌上刊載，由您寄給現代世界等雜誌，不知可否？稿費不想要，因為我是一個完全無名的作家，請好！

伊凡·莫洛紹夫

I. I. 莫洛紹夫

致莫洛紹夫

(一九二一年三月)

伊凡·伊葛乃乞維支！

我的批評，您不要生氣，不要以為批評得太兇了。您的詩——作爲一個自學者的習作，很不壞——要發表還可以從緩。

因爲您的思想雖然不錯，不過您卻給它罩上了一套古老陳舊的言語之衣。文壇的貴族社會，見了這種詩一定會說：——啊，又戴上這種古老陳腐的濫調了。他們所注重的，特別是言語；因爲您的思想，對他們是完全反對的，而且他們對於思想什麼，是不去留意的，提出思想的問題，對他們是不方便的。

對於自由思想家，民衆之子的您學習作詩，決不會比寫旁的東西壞的，不如寫得

好——是反而好的。

您對新的詩人們抱否定的態度，關於此點我想進一忠言：您務須看一看蒲寧的作品及白里蒙特的學習太陽——那您就會明白現代詩的形式已經完成到怎樣的程度。您必須重視這種形式，這在您的思想上披上了美服之後，人家才會來聽您的話。

我並不是否認普式庚，不，相反的，我勸您對他的詩更用心地更多地去讀讀。畫了紅線的地方，望細心一讀。這些句語，您都是用錯了的。

儲蓄的錢，這句話可以說，但儲蓄的傷，決不能用。

您又把兩個動詞混用了：疼癒和治療，是不同的。

又，不是用力舞動；是有力地震動。

我們的命運，尼基金有一首，比您寫得好多。

血在胸頭沸騰起來一詩，大體寫得很好，最好更寫得好一點，短點有力一點。這樣說了，請勿生氣。

又附上關於獨學者一文。

致摩拉雪夫

(一九二一年十月以後)

尊敬的彼得爾·華西理維契！

首先，請不要以為我打算一非難一您，您此次創辦良好的自由主義的報紙，我實在是衷心地希望能夠順利進行；不能和您一切工作，又深為遺憾。因活言報上的一篇文章，各處的信像雨一般的打來，極右反動派們，竭力向我進攻，我想假使您已知道的話，實在頭痛了！有些褒美我，可是更不該的，是叫我回俄國。俄國晨報上的記事我不知道，所以那篇記事，在我對活言報的態度上，當然不會有什麼影響。我和羅迦乞夫斯基，在許多地方並不一致，尤其是他指摘阿爾文白綏夫在他的長篇第二部上把庫普林作模特兒之

類，我以為是完全不對的。關於此點，我已對羅迦乞夫斯基說過。

我拒絕對您的雜誌合作，我並無公然聲明的權利，因為我沒有合作。不但如此，因為我是不喜歡熱鬧的，無論和那個出版機關，每當脫離之時，大抵只是對編輯人說一聲。最近對新生活、萬人雜誌、現代人，也都如此。

關於西伐乞夫的文章，覺得頗不足夠，而最後的部分，則嫌過於尖利了！好似西伐乞夫的運命一樣，人們對他的著述，不能說已有充分的注意，而且沒有人提到他的著述之社會的重要性。在我個人，並未以為西伐乞夫的這本書，在他所能作的程度上，是嚴肅而正確的，而且看出這書也為題目弄髒了，雖然如此，這本書還是如柴芙拉架奴也說過的一樣，是證明了德謨克拉西與知識分子的分離這現代極其顯著的一個現象的。尤其因此書對知識分子表現了自由主義者之要求，非常有味。請想想科里錯夫、尼基金、司里可夫、陀羅架勤等人的傳記，知識分子也將與擁護西伐乞夫一樣，來擁護他們吧？而且他們也像他一樣地在要求着吧？

柴美拉契奴的文章，據我看來，雖然結構拙劣，因而不大暢達，但實際上——這是正確的適合時宜的文章。

大衆之目趨兇暴，這可以對婦女貞操犯罪之增加，對幼小者暴力行爲之量的增加，及許多場合上，跟隨受難的現代殺人行爲之明明病的性質，來加以證明。

但是在這中間，有沒有知識分子的，以及文學的罪惡呢？柴美拉契奴這一點是錯誤的，而且還是可悲的錯誤：因這是把犯罪者的罪惡，接二連三地轉嫁於他人，取銷了真正的罪人，這不是將俄國人民獸性之覺醒，僅認爲由於一引人墮落的叢書之影響——了麼？

使獸性更強烈更執拗地覺醒，而將社會的獸性壓榨的，究竟是誰呢？您只消犯警察所、牢獄、斷頭臺、極右派的新聞，如關於普恩可夫監獄的鞭刑，里加監獄的刑訊，奧洛夫監獄殺人案等等的簡單的新聞紀事與描寫刑事案的小說，色情小說來比較一下，畢竟哪方面的影響大一層就好了。在這兒，畢竟哪方面動人更深刻呢？小說——那到底只是從頭腦中杜撰出來的，而鞭刑、斷頭臺、教唆之類——這是現實；在還可怕的驚怖之中，說

不定明天哪一個伊凡·艾飛摩夫會掉進去的，而且今日在這可能的虐政之下，一天天地過着活的那位伊凡——正想自己來蹂躪別人了。這可以如此解釋即所謂借債成仇呀！請仔細地注意俄國人究竟有多少殘忍性，而且在無論如何的場合，殘忍性都有捲起頭來的傾向。以現在知識分子所有的罪惡來責備知識分子——一定會使知識分子與民衆之間的鴻溝更益加深。我希望柴美拉契奴、西伐乞夫及其他一切預言者必須明瞭俄國知識分子的短處——便是民衆的短處，而且這對於普列哈諾夫對於西伐乞夫都同是天然的。問題只是西伐乞夫沒有普列哈諾夫那麼大的權威而已。

相反地，我們倒不如公平地來看一看過去百平來俄國知識分子所做的事業——於是，我們便會見到這工作是偉大的，而且他們都是在不單在社會的生產事業上，甚且單祇個人生活上，也幾乎不可能的困難條件之下完成了的。許多人都在疲勞困憊中，我們自不能因此把他們毀壞——但如果我們是切望着生存，則我們自然應該幫助這班意氣沮喪的人們，對他們教示我們對生活之大膽的看法，告訴他們，以我們的希望和期

待，使那些受了學問的人，能夠明白我們也有力接受學問；人家教我們的，我們都深深瞭解，而且凡是好的東西，我們都記得牢牢的。

不要忘記柴美拉架奴與西乞夫之徒，都是用着知識階級鍛鍊好交給他們的武器，在對抗知識階級的再稍微採取一點歷史主義的立場，再稍微減少一點歐司忒里，則萬事便將順利進行了。

關於知識階級與民衆的分離——我以為縱使我們對此事鬭爭，但不能採取使這不幸更益加深的態度。

致史魯古乞夫。

1

親愛的伊利亞·特米忒里葉維支——對於您這一次的工作，我多少有一

點危懼之念。爲什麼有危懼之念呢？因爲您所講的那個現實的縣長，在您所寫的小說中的縣長身上，似乎並沒有顯明表現出來。我所危懼的，是藝術的生命，比我們個人的生命更永久，藝術上的真實，比我們今日的真實更爲重要。但是我們生活之貧弱而醜惡的真實，是不是會毀壞那藝術上的高度的真實呢？

看了您的信，使我爽然，而且那種情調也實在叫人不快。我以為您對此事件的全部，及當干與到此事件的時候，最好還得幽默一點。固然熱情是不能喪失的，但深望能別失去熱情，而能在心中忍住笑。

我們寫寫文章的人都是所謂兩頭神。我想這一點您也明白的，例如往史泰府洛（南高加索地名）相識的人們處去作客，參加在這班以滿不關心的態度解決着緊迫的問題的人們之中，深深地感到自己是無爲的粗鹵人的伊利亞·史魯古乞夫——和在自己家裏深夜中獨自靜聽着曠野風吼之聲，而感覺地球在空間的孤獨的運動的伊利亞，不是完全是另外的人麼？可是，對於第二個史魯古乞夫，與人共同生活或離羣索居，

同是難事，可是您卻正珍重着這第二的自己。立憲民主黨員，確實不好；可惡的而且是純俄國式的害物，是癩癩病，是完全不中用的，同時他們的血管裏蘊藏着惡血！但這種皮膚病，不是由於我們身上的惡質而來的麼？不是從我們處身於其中的污濁中來的麼？——然則請放心，我們不久會把這種痛苦醫治好的。

這樣嘮嘮叨叨地教訓您，請您原諒。還有，謝謝您母親的笑。②

再談，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日

① 史普古乞夫伊利亞·特米忒里葉維支（一八八一——）農民出身，彼得堡大學法文科畢業。曾在萬人雜誌、路羅巴報等發表短篇，後在高爾基的知識中出版短篇集。所作戲劇出賣的風，秋，的胡弓，頗著名，現亡命於法國。

② 史普古乞夫告訴高爾基，說他把高氏的小說讀給母親聽，他只是笑着靜聽，這是他生來第一次。

伊利亞·特米忒里葉維支，您對我提出了難題，實在把我難倒了。我很懷疑我有沒有這種權利，對於您後此要走的道路貢獻我的意見。因為我覺得我的話，將決定您此後進路的選擇，不說正確點，將決定您此後進路的變更縱使計算您把這種權利給了我，我也依然為難。

我知道您是一個文學者，從做人方面說，您是很誠摯的人，而且我以為您有豐富的才能！但我所以能這樣說，因這在我看來是最重要的，是最接近也最熟悉的。我早很想在這一方面等待您的成長與開花的。您的文學上的嘗試，無論哪一篇，都引起我生動敏銳的興味；看見一個漂亮的姑娘成了好友的妻子，一定也是同樣的感覺。請不要拿這個比喻，所謂真正的文學者，每一度發見了新的題目——常常是變為未破童貞的少年。

不過我雖不十分明白，我總覺得您的性氣不大活潑，而且也不見作一個政治家。

必然相當需要的柔軟性，我覺得您所秀發的地方是直觀的，不是行動的。同時我不大知道您對經濟學的造詣如何，因此您對政治工作的素質之程度，也難於判斷。最重要的一點，也是我不甚明瞭的一點，便是您是否愛好政治，您是否愛好關了。

在此，我站在不能執注的立場上，乾脆地說：一個文學者，假如自己覺得是一個文學者……便須終於不學無術，而在我們俄國，這是責任重大的，困難的地位。

我不知道這樣的回答是否能使您滿足，可是在我，這一點是不滿足的，我平常的習慣，說話總要說個清楚，可是您……不必幹政治，專門作個文學者吧……這樣的話總覺不能直說地說，是什三阻礙着我呢？這個我也說不出來。

現在再來回答您的前信。

關於小說的命名法，您的故事，太廣泛；一個有縣衙門的城市的故事，又不大像樣；縣長則把注意集中在一個人物身上，也覺不妥，且會損害這個故事。臨終，太普通；總之，決大不定呀。

其次，我決不會把您的主人公和我所寫的警察官對比；我的主人公是一個「無信仰者」，他以「非法使用武器，傷人致死」的罪名受了裁判，判處往教堂懺悔，走到教堂裏坐下，因自憐之情，終於把自己的一切罪惡推到了神的身上；說神從來總是作着他的生活的障礙。他與您的主人公，只有在自憐之情這一點上，是很相似的。這在一切晚年期的俄國人是極其普遍的。——但是一恐怖是因我們不明白地相信死的緣故，對於您這意見，我是根本不贊同的，其目對這意見，感得爲難。那末，這是什麼道理呢？

這是因爲我們不相信現在地上的較好的生活的可能性的緣故！——因爲沒有較好的生活的可能性，於是便有「自殺」，便有一死之讚美」的教訓，而發生鐵爾諾夫斯加的悲劇，而且農民逃避生活而逃身於森林荒野，知識分子爲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等週期的自殺病所襲擊。

請仔細想想，農民與知識階級的差異，只不過是形式的外面的，決不是心理的本質的。——農民在庇沙萊夫，巴枯賓以前就發明了虛無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如逃避生活逃

身森林曠野中度日的流浪民，便是。

我國的民衆——究竟是被動的民衆，問題就潛伏在這裏，我國的民衆，只想着低級的生活感。因此我們作爲一個國民，是負擔着巨大的苦難，疾趨向可怖的滅亡的，作爲個別的人——是孤獨的發着苦惱生活是沒有約束的那種社會的麻醉劑。

我讀過佛教的經典，由蓋拉西摩夫的翻譯讀了殉道者尼白泰、佛陀的殉道者們也讀了不知是阿諾爾特還是麥爾勒的，忘掉了作者的一個國民的心，此外還有大主教弗里沙諾夫的著作，以及文筆秀潔的叔本華的著作，一切這類的東西都瀏覽過了——可是我都不合胃，這一種黃色的倦怠氣味，要變了印度人，生活在連身體都將溶化一般的那熱帶的火炎炎的氣候之中，才能開始理解吧。

不死不，這種東西並無需要，我不要這種東西。

重覆說一句：「祝禱更新每天之生活的無常的法則呀！」

巴沙爾庚——是一個聰明的人，他的確並不愛我——我以爲這是他的內心中有

各階級的成見的緣故，可是他比之一切伊士馬洛夫式的龐雜的批評家們的確要聰明得多，而對於古代文學的精通也不是他們所能比擬，而且他是深愛着古代文學的，因此其他許多罪名，都可以原諒！

親愛的朋友——請決定作一個文學者吧！比這個更好的，哪裏還能有的？特別是在……有很多可談而且非談不可的世界之今日。

請珍攝。

再者。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在加波里。

3

親愛的伊利亞·特米里葉維支

你那封因短篇的事向我來訴苦的信，我現在剛剛回覆。留心地看着，我覺得那個短篇

並不是編輯者修改，在末尾的部份，好像校對有錯誤。

縱使是編輯者修改的，但因此卻使您所寫的更能引起讀者的興味，這樣的修正也沒有什麼了不得。

可是您卻捉弄得我太狠了——如果允許我這樣說不，我想這是可以允許的。您對我以及我對您的親密的友誼，我是有權利說話不用含混的。可是登載在地平線上的您那封給羅賓諾夫的信，我可弄糊塗了。

首先第一，高俄國文學者因愛酒和惡俗受社會的鑿鑿，對讀者喪失了威信的今日——更使讀者對您的信有權以嘲弄的口吻作這樣的回答：

——您想往外國怎麼要吵鬧要唱高調在國內嫌太窄狹麼？

第二，這封信的語氣，完全非文學的，好似剛洗完澡，披著浴衣時，或是喫飽了肚子之後，伴隨口的且其一般對於昨天剛剛引起人們注目的一個新進作家，一個一切還有待於將來的作家，種種相函的口吻，到底應不應該的呢？您自己仔細想想好了。您真可笑，把

雜誌當作浴室裏的茶座了，那更沒有作這種口吻的必要。

也許您會動氣，問我有什麼權利這樣來教訓您。

當一個青年作家迷失了應走的方向，不知如何來處置自己時，我的二十多年俄國文學的工作，使我有權利對這樣作家說話；這是不可爭執的權利。但您在目前，可還沒有這種權利，而且如果您還是照舊和雅新斯基、梭羅古勃，及其他電影明星、街頭流氓們繼續交遊下去，那末，這種權利，將永遠不屬於您。您是有才能的人，跟他們攪在一起是犯不着的。而且我覺得您對於文學，似乎是抱着一種聖潔的事業所必然要求的那種神聖的戰慄來對待的，因此，我這樣寫，並非徒然做戒您，而是由於對您的衷心的友愛，與對您的才能的敬意而寫的。寫這封信的意義很是簡單；因此希望您千萬不要動氣。這便是我所要說的。

親愛的伊利亞·特米忒里葉維支望您更益謙遜，更益冷靜；望您離開那些好奇的人物和愛酒的伴夥，那末——就是對於您的才能——也一定能夠產生美好的結果。

就此擱筆。

一九一三年二月。

致史羅樂斯基

伯威爾·尼·拉葉維支

您的短篇很好，似乎比戲好，而且寫得也平明。我想現代人一定樂意採用。

不過有一點要對您說，這篇小說如果把形式再弄得整齊點，內容似乎還更能明顯。文氣很好，很親切，很平明。沒有流行的語句造作——這一點頗可珍視，必須寶

愛。也一種格調。平明和親切。以後還更須發展，那末，將使文學者的您，創造出一

個卓越的人物。有思想，親切而嚴正的人物。也即是常以愉快的情調接待讀者，而讀者也將以發於心坎的信心，聽他講述生活的故事的人物。

但是您要是喜歡嘮叨，便會把這種性質破壞了。

您的確有點喜歡嘮叨，大概您對讀者談講的時候，總在擔心着他們有否聽懂——這種擔心必須丟開，應該談得簡單平易，像契訶夫，像最近諸作中的菲寧那樣才好，那就能够得到您所希望的印象。沙茵的故事，——羅和和佩洛貝爾的簡單的心一樣，有清淡的滋味——但還必須寫得更平易更簡潔。而且在於這一點上，您可以依從您自己，則對於您的天分——我一點不懷疑您是有的——也非常有益。上面所說，是關於形式和技巧，現在，再略略談談這篇小說的本質。

「生命長着貪婪的牙齒，野獸的面貌。」——沙茵如此說，他是一個柔善溫馴的人，似乎不能對生命下這樣的定義。這令人覺得是作者的意見，甚且是文學上的濫調。文學在這數年來，老嚷着這句話，因此這句話已經變成了陳腐的刻板文句。生命是無情的東西——達爾文已經對我們有力地證明，可是藝術似乎卻由於現在還存在着的事實，對立於達爾文的此說。但同時藝術是在更益熱心地美化對生命的關爭，這且不談，問題確

實在於沙澆不會對生命下如此的定義，這並不是他的本心。當然他感到無情，但是對於生命，他應該抱有不同的意見。主人公和自己，不可混成一起。而且所謂我是對讀者而言，不可發議論對於讀者的我，只消給與好的正確明瞭的形象就得了，結論是要我自己來做的。心理的運行——有一條必然的進程。沙澆打看門人是可能的，是可以令人相信的，但我可不能相信，他不是由您說給他聽，而是自己對生命下了那樣的定義。

其次他是個溫良的人，偶然陷進在「夥伴」之間，那末，他應該更該接受他們——性氣相同的夥伴們的影響。而且他在這之間，想到娜泰麗亞時他的一個疑點，並不明瞭。在這裏他當然必須發生神與女子孰優孰劣的疑問。我以為對於一個柔儒的人，神比生命更為可親，但一旦與抱有生命者接近，神便消失，因為有生命的人，是較有力的。

此外，我以為娜泰麗亞一定常常使沙澆想起母親。當一個男子陷入戀愛的時候，女子常常使男的回想起以前從母親所接受的撫愛。

您又完全忘掉了娜泰麗亞有沒有孩子的這個疑問。

我決不是想把自己的意見，強迫您接受，我所以這樣說，只是希望由於這些小的指摘，使這小說多少有點深味，使沙雷成爲更有興味的作品。

另外還想補充的，便是希望爲了排字工人和校對員，把稿紙騰得清楚點。最後，怕所獲的成功，同時也保證您一定能夠成功的。

致碧蓮凱兒。

(一九一〇年年尾)

親愛的伊柳薇：

是的，作爲一個人，托爾斯泰是死了，作爲一個偉大的作家——他是活着的；他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再過幾年，等您再大幾歲，當您自己讀托爾斯泰的偉大的作品了，那時你一定抱着

深深的愉快，知道托爾斯泰並沒有死，現在此地，正同你在一起——而且他用他的熱情來使你愉快。

此外，還有一點，我給你介紹一位很好的作家烏拉捷米爾·珂洛球珂，你可以要求你的爸爸，叫他把珂洛球珂那篇鐘樓老人的小故事念給你聽。

最後，謝謝你年你寄來的電話，現在送上同時寄上幾張加波里的風景書片。

● 蕭蕭的兒子——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托爾斯泰逝世七歲的蕭蕭頭兒給蕭蕭

蕭蕭：這封信是寫給小小的曉來，俄羅斯的大文學家祖列了現在只剩了你一個請您給我寫一封信，此信是給您的回書。

譯後附記

此書爲公護學院編纂，代司尼茲基主編的瑪克辛高爾基研究中書簡篇日譯本的重譯。日譯者爲橫田瑞穗。東京三省社出版原書分三部：一、高爾基與安特列夫的來往信札；二、與象徵派及外國作家的來往信札；三、致批評家及作家的信。唯重譯已刪去約百分之五十。其內容爲第一部分中安特列夫給高爾基的全部信札，第二部中勃留沙夫給高爾基的信，及高爾基和安菲戴亞忒洛夫（現代人雜誌的編輯者）的來往書信。安特列夫的信大半都是爲自己消極頹喪的傾向辯護，並有許多欺司忒里的情調。和現代人編輯者的通信，是因高爾基受列寧的勸告，和當時傾向惡劣的現代人雜誌脫離的事，純粹是事務式的。象徵派勃留沙夫的信，雖涉及當時文壇及對高氏作品的意見，但譯者亦認爲並無教示之處。如果將此集當作研究高氏的文獻，上面所說刪去的部分自有

保留的必要，但重譯者的意思，是想將此書獻給國內一班真摯的文藝學徒當作文藝與人生之修養讀物；至於文獻的介紹，此集所收還太貧弱，將來自必有豐富完全之書簡集出，不妨留待他日，因這理由，便以現在的形式和讀者相見了。一般地說，作家的書信，每比他的作品更和自己的實生活相接近，為着更明晰地景仰這位巨人的姿影，除了洋溢滿紙的文藝工作之寶貴的教訓，同時要感受太陽一般的偉大人格之照耀，則這裏所介紹的二十餘通書信實值得我們抱着神聖的戰慄來熟讀萬遍。

一九三七年二月譯者